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

一只马蜂

丁西林 著

华夏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丁西林代表作

一只马蜂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李 雪 编选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丁西林代表作：一只马蜂 / 丁西林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1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 陈建功, 舒乙主编)

ISBN 978-7-5080-5537-4

I. ①丁… II. ①丁… III. ①话剧—剧本—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02617 号

总 序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

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本书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

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

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

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

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相信这套“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不会使读者失望。
是为序。



2008.1.19

丁西林小传

丁西林，原名丁燮林，字巽甫。现代著名剧作家，常用笔名：西林。

1893年9月29日，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一地主家庭。自幼受“新学”影响，喜爱科学。1910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清政府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1914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伯明翰大学，攻读物理学和数学专业。为掌握好英语，广泛阅读英文小说和戏剧，对文艺产生浓厚兴趣。

1920年回国后，丁西林任教北京大学，于此期间开始文学创作，发表了一系列反映北京知识分子和市民阶层日常生活的独幕喜剧。这些剧作以其清新喜人的形式、轻松幽默的风格、机智风趣的语言赢得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喜爱，使其获得“独幕剧圣手”的美誉。其中《一只马蜂》、《压迫》、《北京的空气》均表现了富有社会意义的主题，成为此时期的代表作。

二十年代后期至抗战胜利，丁西林就职于上海物理研究所，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坚持创作。其抗战时期的作品表达出鲜明的抗日主题，在内容的现实性与认识的深刻性上较早期有了明显进展，受到普遍的好评。同时其结构的技巧及语言特色亦更加成熟。在多幕剧《妙峰山》中，作者以别致有趣的方式歌颂抗日爱国者的英雄行为，表现出强烈的全民抗战情绪，极富感染力。

解放以后，丁西林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在繁忙工作的间隙，对于戏剧的创作与发展仍做出坚持不懈的探索，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多方面的尝试，创作出多部话剧、舞剧、歌舞剧及新编戏曲等。1974年4月4日，丁西林因心脏病猝发，不幸去世。

丁西林是一位创作风格独特的剧作家，尤其他在独幕剧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为中国现代话剧史留下了可宝贵的一页。

目 录

丁西林小传	1
-------------	---

独 幕 剧

一只马蜂	3
亲爱的丈夫	18
酒后	34
压迫	42
瞎了一只眼	56
北京的空气	66
三块钱国币	74

多 幕 剧

等太太回来的时候	85
妙峰山	127

丁西林主要著译书目	216
-----------------	-----

独 幕 剧

一只马蜂

剧中人：

吉老太太 年约五十余岁，身材细小，体质强健，淡素服装，非常的清洁。

吉先生 吉老太太的儿子，年约二十六七，强健，活泼，极平常极自然的服装。

余小姐 年约二十五六，姿态美丽，面目富有表情，服装精致。

仆人

布 景：

一间小小长方形房子，后面墙壁中间，两扇宽门。门的左边置一衣架，靠墙一小桌，桌上置鲜花。右边靠墙立一书柜，内藏成套的中西书籍。右壁的里边，开一独门，门前为短门大窗，窗边置写字桌，上置文具。房的右壁，后半亦开一门，前半靠壁置书架，架上置装饰品。壁上悬字画。房子中央略偏前与右，置一小圆桌，上置茶具，桌的右侧置大椅（即安乐椅），左侧置可坐两人的长椅，两椅之间，置一小椅，椅上皆置腰枕。

开幕时吉老太太睡卧在大椅上，脚下置高垫，手中报纸，落地上。

吉先生 （将左门徐徐推开，见老太太睡卧椅上。轻步走至衣架，取了一件薄大衣，走至椅前，轻轻盖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醒觉。吉含笑问）睡着了没有？

吉老太太 我本想闭了眼歇一会，不想一不留心，就睡着了。（坐起）

吉先生 老人家的眼睛，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样，闭不得的。一闭了，就不由你

做主。(将报纸拾起，坐在小椅上)

吉老太太 现在什么时候了？

吉先生 (由怀里取出一个表看了一眼) 三点一刻。

吉老太太 你在哪里一直到现在？

吉先生 在书房里写了两封信。

吉老太太 喔，不错，你替我把那封信写了吧。

吉先生 好，现在就写。(坐到写字桌，从抽屉里拿出信纸信封，瓶里倒了水，磨墨取笔，预备写字) 怎样写法？

吉老太太 随便的写几句好了。你把我们动身的日子告诉他们，叫他们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

吉先生 你一面说，我一面写吧。一定下星期二动身么？

吉老太太 喔，已经不是日子，还再不动身！

吉先生 (一面写，一面念，一面说) “……十九日起程回南。”(停笔用手指计算日期) 十九，二十，二十一。(写) “二十一日到港。叫张宏同江妈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问) 是不是？

吉老太太 是，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干净。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门，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

吉先生 (写) 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一面写一面口中低声地念) ……邓祥发家的也可以。(问) 还有什么？

吉老太太 (自己想她的心思) 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厉害，不如叫他们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服拿出来晒一晒。

吉先生 好，还有什么？

吉老太太 没有什么。(自言自语) 王妈回家，说过了节，就回来，不知现在已经回来了没有？

吉先生 (继续地写信)

吉老太太 余小姐，应该送她点礼物才好。

吉先生 (先写完了信，然后答话，再接着写信封) 你不是说送她一件衣料的么？(写完了信封) 好了，写完了。

吉老太太 （被吉打破她的深思）写完了么？

吉先生 （走至椅前，将这信送出）要不要看一遍？

吉老太太 你念一念吧。

吉先生 （念信）“二妹览：‘已经不是日子，还再不动身！’母亲说。……”

吉老太太 这是写的什么？

吉先生 这是写信的一个帽子。（继续一句一句的念信）“母亲定于十九日动身。二十一日到港。叫张宏同江妈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干净，要是李老四家的船出了门，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这几天太阳已经很厉害，不如叫他们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拿出来晒一晒。王妈回家，说过了节就回来，不知道现在已经回来了没有？”没有写错吧？

吉老太太 （笑）喔，你们现在写信，都是这样写么？

吉先生 这是最时行的直写式的白话文，有一句，说一句。你没有旁的话要说么？

吉老太太 没有。

吉先生 这下边是我的事。（继续念信）“这次母亲在京，一切都好。惟有两件事，不大称心……”

吉老太太 我有什么事不称心？

吉先生 （不答，继续念信）“第一，她这次来京的目的，本想劝她的儿子，赶紧讨个媳妇，她可早点抱个孙儿。方头大耳，既肥且皙。噫！不想来京两月，绝少成绩。媳妇，毫无影响，孙子，渺无消息；第二，她满心满意，想亲上加亲，把姊妹改做亲家，侄儿变做女婿。不想她那不肖之女，又刚愎自用，不顺母意。因此上，这几日来，口中不言，心中闷闷。不过那位表侄先生，现已广托亲友，多方物色。夫诚能动神，勤能移山，况在佳人才子聚会之首都，求一称心合意之老婆乎！故数月之内，定有良缘。将来一杯喜酒，或能稍慰老年人愿天下有情人无情人成眷属之美情也。”说得对不对？不要生气啊。

吉老太太 （稍有不快之意）我有这些闲工夫来同你们生气！你们的事，我老早

就对你们讲过，由你们自己去，我一概不管。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吉先生 （将信封好，贴了邮票，走至椅旁，一手放椅背上，一手理她的头发）妈，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你什么事都是非常。你是一个非常的良妻，一个非常的贤母。惟有这一件，你没有逃出了个母亲的公例。

吉老太太 把这件大衣挂起来。（吉将衣挂原处。老太太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贤妻良母”，配不上这四个字！（吉坐到原处）你父亲死的时候，你只有八岁，云儿只有五岁。那个时候，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书方法——也一半舍不得你们去受那野蛮的管束——所以我就拿定主意，自己教你们。一直把你教到十六岁。那时所有的产业，就是那分来的五十亩坏田。现在你们可以不愁穿，不愁吃。不是说大话，要是你们不是每年上千块钱的学费用费，现在大约十倍那么多都不止了。

吉先生 所以我说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

吉老太太 是的，贤妻良母，有什么稀奇？现在的一般小姐们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么？

吉先生 你要原谅她们。她们因为有几千年没有说过话，现在可以拿起笔来，做文章，她们只要说，说，说，连她们自己都不知道说的些什么。

吉老太太 现在这班小姐们，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们的好处在什么地方？

吉先生 她们都是些白话诗，既无品格，又无风韵。旁人莫名其妙，然而她们的好处，就在这个上边。

吉老太太 我问你，这样的人也不好，那样的人也不好，旧的，你说她们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说他们是白话诗……

吉先生 是的，同样的没有东西，没有味儿。

吉老太太 那末你到底要怎样的一个人，你就愿意？

吉先生 （耸肩）坏的就是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数学的未知数一样，能够立出一个代数方程式来，那倒容易办了。

吉老太太 怎么你们表兄弟两个，这样的不同！那一个就请这个，托那个，差不

多今天等不到明天。你是总不把它当一件正经事看。

吉先生 不把它当一件正经事看！因为我把它看得太正经了，所以到今天还没有结婚。要是我把它当做配眼镜一样，那么你的孙子，已经进了中学。

吉老太太 （觉得她没有办法）倒一杯茶给我。（吉倒了一杯茶送给老太太，自己亦倒了一杯，慢慢饮之。老太太沉思半晌）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表兄已经同我说了几次，要我替他做媒？

吉先生 怎么不知道？

吉老太太 你知道他要说的是谁么？

吉先生 余小姐，是不是？你问过了她没有？

吉老太太 （很慢地答）没有。

吉先生 为什么不问她？

吉老太太 为什么不问？（少顿）我想今天问她——好不好？（语时视吉）

吉先生 很好，看护妇配医生，互助的原则，合作的精神，结婚时最好的演说资料。

吉老太太 （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仆 人 （推开左门）老太太，余小姐来了。

吉老太太 请她进来。（仆人走出，吉放下茶杯，忙走至写字桌，整理笔砚，折好了桌上报纸）

〔仆人由外面推开左门让余走进，自己随后收去了桌上的茶具。〕

余小姐 （带了帽子手套，一手提钱包，进来之后，一面与主人招呼，一面脱去手套，将钱包置门旁小桌上，解下帽子）老太太，吉先生。

吉老太太 余小姐。（吉接过帽子，挂衣架上）

余小姐 老太太，对不住得很，劳你们等了。

吉老太太 没有什么，请坐。（让余坐大椅）

余小姐 喔，老太太坐，老太太不用客气。我这儿坐好。（扶老太太坐大椅，自坐小椅，吉自坐长椅上）两点半钟就想来，忽然来了一个病人，要

替他腾出一间房间来，忙了半天。还打算打电话，说不能来了，后来我想老太太就要回南，无论怎样忙，都要来陪老太太玩半天。

吉老太太 多谢你，我们也知道你医院里事情很忙，所以一向不常请你出来。今天是因为我们快要回南，想请你来，我们好当面向你道谢。这一次实在劳苦了你。起先是我们吉先生，住了两个星期，都是你招呼，后来又是我自己，我们实在感激你的了不得。

余小姐 老太太太客气，那是我们的职务。老太太这几天饮食可好一点？

吉老太太 胃口不强，我一向就是这样。那一次到北京来，因为在路上略微受了一点辛苦，所以觉得不大舒服，实在没有什么病。我们吉先生一定要我到医院去，说医院里怎样的舒服，怎样的干净。我总是不想去。后来他又说我精神不好，一定是睡觉不好，非得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去静养几天不可。我被他说不过了，方才住到医院去。我出来的时候，他还要我再多住几天。

吉先生 我的母亲是不相信医院，不相信看护妇的。

吉老太太 我并没有说我不相信看护妇，我是因为常常听见讲医院里招呼不大周到。

吉先生 没有什么，你现在不但相信她们，并且喜欢她们。

余小姐 我们也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人，说我们的坏话，现在不是我来替自己辩护，有时实在不是看护妇的疏忽，实在是这一班生病的太太小姐们的麻烦。我常时同其余的同事说了玩，说这些人什么事不会做，连生病也不会生……

吉先生 要生病生得好，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余小姐 她们第一，就不肯听医生的话，要这样要那样，一天要压几十次铃子。你对她们说，叫她们不要吃东西，她一回儿要到外边买些水果，一回儿想叫家里送点鸡汤。你想，要叫我们同平常人家的老妈子伺候太太小姐们一样，我们哪里有这么许多工夫？我们平均每人要招呼十个人。喔，说也是无用，她们哪里肯讲理？

吉先生 做看护妇本来是一种很苦的职业，因为世界上最不讲理的是醉汉，其

次就要算病人。

余小姐 好笑得很，遇到一种奇怪的人，病快好的时候，他还要你陪他谈天。
(看了吉一眼)

吉先生 那真是可想而知的讨厌。要是个男人，还没有什么，假若是个女人，那恐怕简直没有办法。

吉老太太 不过我终是不相信，其余的人，能够同你一样。纵然有你这样的能干，也一定不会这样的和善，这样的体贴。

[仆人由左门入，手里拿了一个盘，盘中置茶壶、茶杯、糖碟等物。

余小姐 (老太太欲倒茶) 老太太请坐，让我自己来倒。(倒了一杯茶送老太太)

吉老太太 喔，谢谢你。(吉倒了一杯茶送余)

余小姐 (受吉之茶) 谢谢。(欲代吉倒茶)

吉先生 谢谢，我不喝茶。

余小姐 (一面喝茶) 老太太为什么不在北京多住几天？有吉小姐在家，难道还不放心么？

吉老太太 她倒什么都能够，不过我这次离家已经很久。我本是因为吉先生病了，所以来看看。

余小姐 我想吉小姐一定也是很能干。

吉老太太 什么叫能干，不过一个女孩子应该知道的事，我不容她们不知道。

余小姐 不过要想能同老太太一样的能干，恐怕不容易。

吉先生 做能干父母的子女，是一件很苦的事。暑假那么热的天气，回到家，只有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一过，就一个赶到乡里去种田，一个赶到厨房里去烧饭。

吉老太太 (笑) 我是一个很顽固的人——我现在也有了年纪，也不怕人笑话——我以为一个人多知道一点事，一定不会有坏处。我不相信，一个女人会做了饭，就不会做文章。

吉先生 不错，不过困难的不是会做了饭的女人不会做文章，是会做了文章的女人就不会做饭。

余小姐 吉小姐会到北京来么？我很想认识她，我想她一定是同老太太一样的和气，可爱。

吉老太太 她旁的没有什么好处，不过还直爽。就是我嫌她有点新的习气。

余小姐 （高兴）我想我们一定会变做好朋友，她来的时候，老太太一定要叫她写信给我。

吉老太太 （向吉）你有她的照片没有？

吉先生 有一张的，不知到哪里去了。

余小姐 （忆起）喔，吉先生信里，说老太太要我一张照片，我今天带来了。（走向小桌）

吉老太太 （不解）我没有说要照片。（向吉）我几时……

吉先生 你怎么没有讲？真是有了年纪的人，说过去的话，不要几天就忘了。

余小姐 （装不听见，由钱包里取出一张小照片）这一张不大好，不十分像，等以后有了好的时候，再送老太太吧。（以照片送给老太太）

吉老太太 （看照片）你已经长得很好看，这张照片更加好。

吉先生 （向老太太取了照片，取笑老太太）你平常最讲究会说话的，怎么今天自己把话说差了？你应该说，这张照片固然很好看，但是总不及照片的主人好看。（与余对看了一看）

吉老太太 我是说的老实话。

吉先生 你们还坐一会儿才去吧？（向老太太）我送你一个好看的照片框子。（吉带照片由左门走出。两人不语者片刻。老太太对余注视，余不知所语，取了一块糖来吃）

吉老太太 余小姐，我有几句话，很久就想同你谈谈。（将椅移近，余忙将口里的糖吞下，理了一理裙子，坐直了身子，用心地听）我想你一定以为我是一个很爱舒服的人，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很过了些辛苦的日子。我们吉先生，从小就没了父亲，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全靠我一个人去问，连他们的书，也都是我自己教他们。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才把他们带到这么大。现在他们什么事都用不着我去担心。不过还有一件，我放不了心，就是他们都还没有成家。（余的身子略微

地颤动了一下)这一层,我也同吉先生说过好几次,他都不把它当一件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子女婚姻,本来也用不着父母去管,所以我也只好由他们自己去。(叹了一口气,略顿)我有一个表侄。(余转了一转身子,恢复了自然的呼吸)你大概也认识他,他到医院看过我。他虽然只看见过你几次,但是因为他时常听见我说你怎样的好,所以他很敬重你。他向我说了好多次,托我说媒,我都没有提过。因为我自己儿子的事,我都不管,我哪里有工夫去管旁人家的事?不过他说,他一来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不好向你开口,二来就是想对你说,也没有个好的机会。他,人是一个很好的人,他学的是医道,现在预备自己挂牌行医。他的脾气很好。也是一点坏的嗜好都没有。——喔,我知道我是一个很腐败的老太婆,说媒的事,是你们现在最不欢喜的。要是这样,我请你不要生气。

余小姐 (如梦初觉) 我很感谢老太太的好意,哪有生气的道理?

吉老太太 他还想在我回南之前,得一个回信。我想这也不是立刻就要怎样的一件事,你如要细细想一想,你回去写封信告诉我,我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略顿)你的意思怎么样?你有什么话,尽可对我说,你知道我差不多把你同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看待。

余小姐 (思索了一会,打定了主意) 我想我们年轻的人,一点经验没有,什么事都全靠年纪大一点的人到处指点教导。老太太的意思怎么样?

吉老太太 喔,这是你自己的事,总得你自己做主。

余小姐 老太太的意思,如果觉得很好,那自然不会有错。

吉老太太 那我就说你很愿意?

余小姐 不过我想总得写一封信回去,问问父母的意思。

吉老太太 不错,不错,自然应该这样。那你就写封信回去,等你接到家里回信之后,再说吧。

余小姐 我想单由我写信去,还不十分妥当。

吉老太太 那有什么不好?

余小姐 可以不可以请吉先生写一封详细的信,把老太太的意思告诉我家里,